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四十九回 泗國府成遺愛府 九臯亭作冷心亭

人事晨鐘與暮砧，悲何彈劍喜何琴？ 須知死後留遺愛，多是生前有冷心。

卻說甘棠、馮市義自宣德四年管收租稅，至正統六年已過了十三個年頭。十月內來泗國府中作管家，不覺又是七年八月。正值夢卿忌日，棠夫人令春曉設立夢卿神主。

親族們都來拜奠，如知心的楚二娘，感情的渙渙，亦親送祭儀。夏亭，秋階，黎明便來伺候。枝兒、喜兒、綠雲、汀煙，結伴而至。彩繫、彩嬪、彩荇、彩藻、彩綠，逐隊而來。次後耿朗家內的男女僕婦，除了有事的，無有不到。最可喜的是周詳、周宣一雙老者，俱年過八十，扶杖跪拜。金鶯、玉燕、白鹿、青猿、賀平、賀安、賀吉、賀慶，八個少小夫妻，齊齊祝禱。是日燭燄薰天，香花匝地。

人人頌德，刊作口碑。個個感恩，記成心錄。祭畢分福而散。是時耿順年交十二，知識漸開，嗜好漸大。幸與母舅燕子知、燕子慧、鄭大倫、林承祖、宣繼宗同學，尚未見過那馮世才、張大張、喬邦賢輩一流匪類的行景。只是性情亦疏朗，才具亦高華。亦喜善武能文，亦好清歌妙舞。聽見四娘、五娘的富麗繁華，不覺愛慕，要畫依樣葫蘆。聽見二娘的正賢賢良，又不覺愛慕，要作承先孝子。這確是那性不自定的一派血脈了。

春曉見此光景，便將房室內可愛的綺窗繡檻，俱暗暗的更改。奴僕內可愛的媚女妖童，俱暗暗的替換。器皿內可愛的玉箸金杯，俱暗暗的撤去。衣食內可愛的美錦奇珍，俱暗暗的檢點。又將夢卿所愛的書籍，取給耿順看。夢卿所愛的古蹟，說給耿順聽。夢卿所愛的奴僕，分給耿順使。

夢卿所愛的親族，交給耿順敬。以此耿順不至於落了世俗的惡習。又遇著公明達愛夢卿的人品，十分教訓耿順，真是難得的嚴師。甘棠、馮市義愛夢卿的德行，諸凡輔弼耿順，真是難得的義僕。耿，耿月旋等愛夢卿的賢淑，凡事推讓耿順，真是難得的伯叔。季狸等愛夢卿的節孝，凡事謹蔽耿順，真是難得的親眷。不上一年，不但耿順的愛惡比前大變，連泗國府內男女大小的愛惡，亦都變了。夢卿在日，最愛種芭蕉，栽紫荊，吃櫻桃，看玫瑰。

故抱廈前有芭蕉、紫荊，廡坐後有櫻桃、玫瑰。誰知自從香兒移入東一所，那些花木就象不愛活的一般，任你百樣的愛惜培植，都漸漸的乾枯了。連萱草坪前萱草，亦都枯死。有好事的家人連根刨去，種在夢卿的墳上。卻又作怪，反倒發榮滋養，還如先前的茂盛。那些家下人便將芭蕉、紫荊、櫻桃、玫瑰、萱草，都當作了召伯的甘棠，一技一葉，亦不許損壞。又在那無花木的空地上，蓋了亭子一座，叩請公明先生寫了一個匾額，乃『遺愛』二字。

這遺愛的故事傳出，就有那縉紳先生，林泉處士，或作遺愛亭的詩賦。或作遺愛亭的贊文，一時傳遍京城。朝廷敘東海之功，推用耿朗為副都御史，耿朗仍是告病在家。光陰荏苒，又到正統八年八月，涼風漸起，冷露初零。景物既更，情思亦改。耿朗偶然查點書房內物件，揀出了季子章邀看梅，公明達邀看竹的花箋來，手內拿了再三觀玩。猛又想起夢卿的忌日將近，曾記得當日愛娘借梅竹勸我，說綠衣清雅，何若竹卿？素面溫鬱，何若梅妃？當日事去言留，人亡物在。

可見人生世上，真如夢幻泡影，反不及這一片紙，千里萬里，千年萬年的流傳不朽。厚愛難忘，浩歎不已。因向雲屏、愛娘商議，將春曉所立夢卿神主迎入九畹軒。愛娘道：「伯母因過繼了六娘，所以設立二娘神主，以便耿順將來承祭。今若迎來，莫不教耿順再行設立不成？我想官人百年以後，耿順必然要立神主，與二娘同享就是。耿岳貢、耿皇貢將來豈有不祭二娘之禮？莫若另立二娘神主，先供在九畹軒何如？」耿朗尚在遲疑，還是香兒因移居東一所不時患病，且又不時夢見夢卿，遂催促著耿朗將九畹軒改作夢卿祠堂。一則邀丈夫之喜，二則去自己之疑。耿朗猶在未定，彩雲道：「夫不祭妻，固是古禮。但以耿，耿皇貢、耿，耿岳貢而論，二娘又在所必祭。且有天子御賜的匾額，即另建一室供奉，尤屬理之當然。有何思議？」耿朗大悅，即令眾無悔、需古僱催工匠，收拾九畹軒，將正室內的匾額移在軒中懸掛，依式作了神主。將九畹軒改名冷梅軒，九迴廊改名冷竹廊，九臯亭改名冷心亭。取冬梅越冷越豔，冬竹越冷越青，貞心越冷越堅的意思。到了這一日，耿朗致祭，春曉領了耿順亦來拜奠。祭畢，愛娘指著冷心亭的匾額說道：「冷梅冷竹的名色，不過是因我有竹卿梅妃的話，故借來以比二娘的人品，惟有這冷心二字，起得大有見解。我想，二娘當日讓居東一所，不肯專理家私，使人名利之心可冷。後來分辨朋友的好歹，不教官人受馮、張之累，使人交遊之心可冷。不與同類分是非，不與一家分彼此，使人爭競之心可冷。及至夫妻反目，猶然割指醫病，使人愛憎之心可冷。孝義感動得宦官內侍，恩德感動得女子小人，使人抑鬱之心可冷。且至於嗣有人，遇毒不能傷，遇邪不能害，使人毒惡之心可冷。總而言之，看得二娘的一生，則人人之心都當冷了。」雲屏道：「我們的心，從此可冷。獨有官人的心，是斷乎不可冷的。」愛娘笑道：「想當日官人待二娘的那一副冷面孔，那一副冷心腸，實在令人心冷。今日又造這冷梅軒、冷竹廊、冷心亭供養這冷心娘娘。

官人若肯作祠堂內香火道人，便稱為愛冷道人何如？」耿朗亦笑道：「因我有冷面孔，冷心腸，便叫作愛冷道人。卿家名為愛娘，不知還是愛冷，還是愛熱？」愛娘道：「冷也愛，熱也愛。只是愛熱的時節多些。」彩雲一旁笑道：「男子屬陽，孤陽不生，故愛冷。女子屬陰，孤陰不長，故愛熱。陰陽和合，冷熱均勻，三娘不必偏愛熱，官人亦不必偏愛冷了。」正說話間，見冷梅軒下又有兩個少婦拜倒，拜畢起身，乃是彩蕭、彩艾，一齊說道：「去年六娘設立神主，我兩人未得瞻拜。今日聽得在此舊地又立神主，特來一拜，以答舊日之恩。」雲屏留兩人吃飯，晚間春曉未能回府，彩蕭、彩艾亦一齊住下。夜靜閒坐，彩蕭、彩艾向雲屏春曉說道：「我兩個投身入府，自幼事奉夫人。後來二娘住居東院，大娘管理家私，老夫人將我兩個分在四娘五娘房裡。雖說奴婢們差使不多，衣食甚足，卻不知招了多少憎嫌，失了多少喜愛，費了多少熱心，見了多少冷臉。幸得二娘，把我們替換了。我們只說二娘有貌，有才，有德，必然有壽，那知空作了一場癡夢。想起那年五娘管事，四娘搬家，二娘臥病的舊景來，好不傷心。曾記得大娘、三娘費了多少心機，主人公並無一些回轉。還是二娘割指治病，反到有恩有情。這也怪不得全大人的祭奠，家下人的痛哭

了。老天有眼，童家鬼計不行，這便是二娘有靈有聖。我們見了小主人，就如見了二娘一般。無奈作婦女的嫁雞隨雞，嫁犬隨犬，不久的就隨丈夫回南。這一去，未知今世裡可能再得來見各位主母否？」兩個人說著，淚流不止。春曉勸道：「離合悲歡，古來常事。父子女女，尚不得相守終身，何況主僕？至於咱相好姊妹，我舊年八月內立神主之時，那個無來到？今日方才一年，也有出外的，也有回家的，也有臥病的，也有死去的了。可見人在世上，好似大海浮萍。你們只好把這條腸子拉斷了，自家保重罷！」兩人聽說，越發傷心。雲屏亦勸道：「主僕的恩情，姊妹的歡好，忘是忘不了，斷豈斷得住？從南京到北京，程途不遠，你們丈夫貨南販北，正好常通音信。」彩蕭道：「聽得南京的人來說，李婆子嫁了南京的一個串戲教師，家內豐足，且又歲數比他還小。不想他那樣一個人，後半世有這樣一段安閒。」彩艾道：「我丈夫說，秦淮湧翠樓白家名妓，就是咱府內的紅雨。我想，紅姐姐因一念之差，便流落行院。若見了我們，不知怎樣的後悔！」春曉道：「甘棠、馮市義稟說，童蒙被逐無依，投到南京，作了道士。改悔前非，一意向善。今年孟蘭會，特為二娘作了一壇道場。可見人若公平，不但受恩的感恩，就是未受恩的亦要感德。你兩個這一回南，想來這遺愛冷心的故事，他三人亦可知道了。」當日春曉宿在雲屏房裡，彩蕭、彩艾各有宿處。正是：深恩厚愛，依然舊日規模。

後悔前思，頓改當年態度。